

《大藏經》的前世今生

若讀者曾到大學圖書館，或者寺院內的藏經室內參觀，當看見占據一整個牆面，甚或一個分區的佛教典籍時，您或許會驚嘆於其數量之龐大壯觀，同時也可能會對中國及周邊國家進行翻譯和著述的古德們深感敬佩。

您是否好奇，數量這麼多、內容如此廣博的《大藏經》究竟是如何形成的？在成為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藏經之前，所謂的《大藏經》又經歷過怎麼樣的一段旅程？

本文簡介《大藏經》的歷史演變，希望能使讀者對這一佛教經典總集，有更清楚的認識。

經典目錄的編纂

佛教自西元前後傳入漢帝國以來，在中國的發展就與經典翻譯的過程緊密相關。不論是早期的譯者如支婁迦讖及竺法護等人，到鳩摩羅什與玄奘等碩學大德，以迄宋代的法天及施護，在將近一千年期間，譯師們所翻譯的典籍，不只豐富了中國佛教的內涵，也成為之後構成漢文《大藏經》的文本基礎。

然而，面對數量不斷增加的翻譯經典，除了散在各處、未曾集結在一起的情形，讓有心研讀佛典者須費盡心力蒐集之外，其中也有一些可疑或偽造的經典在流通，因此必須進行編纂經典目錄的工作。透過佛典的整理分類、記錄譯者的相關資訊、甄別經典真偽等各方



《趙城金藏》收錄之《開元釋教錄》(局部)

本刊編輯室

面努力，為後代寫本和刻本《大藏經》的編輯、書寫與印刷提供了重要資訊。

首開編纂經錄之風者，是東晉時代名僧道安法師（312~385）的《綜理眾經目錄》。本錄介紹了從東漢桓、靈二帝到東晉寧康年間的翻譯概況。該錄雖已散佚，但現存最早的經錄——梁代僧祐法師（445~518）所編之《出三藏記集》中，大量地保存道安錄的內容，藉此我們仍得以了解早期經錄的編纂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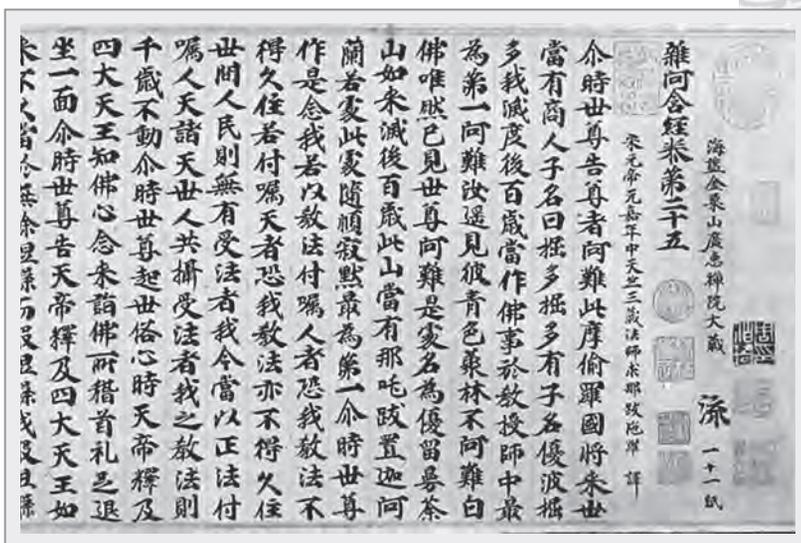
在歷代的各種經錄當中，以唐代智升於開元18年（730年）編定的《開元釋教錄》最具影響力。本錄共20卷，內容包含（1）總括群經錄與（2）別分乘藏錄兩大部分。

前者主要是以朝代先後為序，將同一譯者的作品編在一起，介紹自漢至唐六百多年間，佛典傳譯的情形，並附上譯人的事蹟介紹。後者則包含七個子目錄。其中最重要的是「有譯有本錄」，此部分記錄了當時現存、已翻譯出來的佛典，並再析分為「菩薩三藏錄」、「聲聞三藏錄」及「聖賢傳記錄」三大類。最後兩卷的「入藏錄」，即依此為準，收錄了1076部，共5048卷的典籍，自此確定了構成《大藏經》的經典內容與排列順序。之後，宋朝初年開始進行的刻本《大藏經》雕印，即是以本錄為依據而編成。

印刷以前：中國與日本的寫本《大藏經》

雖然從漢、唐之間已有許多經典傳譯至中國，但仍有待紙張筆墨書寫保存，以利傳布流通，滿足時人對經典讀誦、供奉和研究的需求。因此在印刷技術成熟到足以製作整部《大藏經》之前，主要是以抄寫的方式製作藏經。

最早於南北朝時期，



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之寫本《雜阿含經》(局部)

已有「官寫一切經」的記錄，但製作寫本《大藏經》最興盛的時期，是在隋、唐兩代。

隋代結束了三百多年來南北政權分立的情形，由於大一統帝國的成立，加之以隋初崇尚佛教的政策方向，因此更擴大規模地抄寫佛教《大藏經》，形成國家文化事業的一環。一種新形態的、以編寫藏



日本南禪寺收藏之寫本《解深密經》(局部)

經為主要目標的經錄便應運而生。開皇14年(594年)由法經等人奉敕編撰而成的《眾經目錄》，即為其中的代表，本錄為首次將翻譯佛典分為「大乘三藏」、「小乘三藏」，和「印度中國古德著述」三類，開創漢文《大藏經》目錄的基本模式。

進入唐代後，道宣律師等人亦曾編纂過此種寫本《大藏經》目錄，而以上節介紹的《開元釋教錄》集大成。雖較少實物留存，但藉目錄方面觀察，仍可略知當時寫本《大藏經》的盛行。

在日本，寫經則始終在佛典傳播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根據《日本書紀》記載，在孝德天皇大化年間(645~650)，即開始進行此項事業，而後天武天皇元年(673年)三月，亦曾召集書生在川原寺書寫一切經。

然而日本寫經之興，則在8世紀的奈良時代(710~794)，其中又以天平年間(729~749)為最。由於聖武天皇及光明皇后的護持與敕願，以及天平7年遣唐使攜回《開元錄》版5048卷寫經，乃促成佛典書寫的盛行。

此外，當時也成立了官立寫經所擔負此國家事業，其下設有經生(書寫)、校生(校對)、題師(題名)、塀生(劃線)及裝潢師(裝訂)等職務，分工合作完成經典書寫。可知寫本經典的製作及流傳，是十分不容易的一項功績。

刻本《大藏經》的誕生——《開寶藏》

到了宋代初年，第一部以雕板（木刻本）方式進行印刷的《開寶藏》大藏經終於問世。

由於唐代後期到五代十國一百多年間，接連遭遇唐武帝及後周世宗在位期間的兩次法難，對佛教造成很大打擊。因此在宋代初年，

帝王即給予佛教適當的保護，以增強國內統治的力量。製作《大藏經》的計畫，即在此文化政策背景下誕生。

宋太祖於開寶4年（971年），派遣高品張從信，前往益州（今成都）負責組織人力、物力開雕《大藏經》版。益州自晚唐開始，經過前、後蜀政權的統治，已發展成印刷文化中心地之一，因而獲選成為製作《大藏經》版地點。此次雕造作業，費時12年，終於在太宗太平興國8年（983年），完成總計約13萬餘塊的經版，其後即送入首都開封府，安置太平興國寺內譯經院西側，並創立印經院保存版木及管理印刷相關業務。

如同前述，本版藏經內容乃依據《開元錄》製作，因此在正藏完成後，印經院亦持續將《開元錄》編成後，才翻譯的唐代佛典、宋代新譯經典及諸宗祖師著述等納入製作範圍，構成《開寶藏》的續藏。

到了神宗熙寧4年（1071年），由於國庫財政困窘，印經院終遭廢止，機構內存放的《大藏經》版，則移置顯聖寺聖壽禪院內，並由僧眾繼續管理《開寶藏》雕版、印刷業務。就目前所得遺存來看，本版藏經的印行，直至北宋末大觀年間（1107~1110）仍在進行，而經版最終在靖康之亂時為金軍所奪，遭遇了和製作它的北宋王朝一樣的命運。

清淨何以故若精進波羅蜜多清淨
若六神通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
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善現精進波
羅蜜多清淨故佛十力清淨佛十力
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故若精
進波羅蜜多清淨若佛十力清淨若
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
斷故精進波羅蜜多清淨故四無所
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
八不共法清淨四無所畏乃至十
八不共法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
何以故若精進波羅蜜多清淨若四
無所畏乃至十八不共法清淨若
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
斷故善現精進波羅蜜多清淨故無
忘失法清淨無忘失法清淨故一切
智智清淨何以故若精進波羅蜜多
清淨若無忘失法清淨若一切智智
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精進
波羅蜜多清淨故恒住捨性清淨恒
住捨性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以

《開寶藏》收錄之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(局部)

《開寶藏》就其根本性質而言，乃是傾國家之財力與人力而成，因此具有國家事業的特質，故完成後，即頒贈給當時國內的官立大寺與名山古剎。此外，也贈送給同為佛教文化圈的四鄰諸國如日本、高麗、遼、西夏等，不只擔負起和平外交的功能，同時，也刺激這些國家製作他們自己的《大藏經》版本。

現存最古老的大藏經板——《高麗藏》

韓國歷史上曾進行過的《大藏經》雕造工程，皆是在高麗王朝（918~1392）時所完成。促成其製作《大藏經》的因緣，及《大藏經》在當時的作用，向我們揭示《大藏經》作為信仰對象的另一面。



《高麗藏》收錄之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

根據《宋史·高麗傳》記載，《開寶藏》曾多次傳入高麗。最早是在端拱2年（989年），從時間上觀察，本次請經距離《開寶藏》雕印完成的太平興國8年，只相距6年。之後，《高麗傳》也分別在淳化2年（991年）及天禧3年（1019年）條目中，出現高麗使者前來求經的記錄。以上三次請經和賜經，為高麗自己雕造《大藏經》創造前提要件。

然而，真正讓高麗決心雕造藏經的因緣，在於外敵的侵略：第一次是面對契丹的威脅，第二次則是遭遇蒙古的鐵蹄。

根據李奎報（1168~1241）〈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〉所述：「昔顯宗二年，契丹主大舉兵來征。顯祖南行避難，丹兵猶屯松岳城不退。於是乃與群臣，發無上大願，誓刻成大藏經板本，然後丹兵自退。」高麗和契丹之間，在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，曾多次交戰，因此當時的君王顯宗，希望能透過藏經製作，藉由佛法之力使外敵退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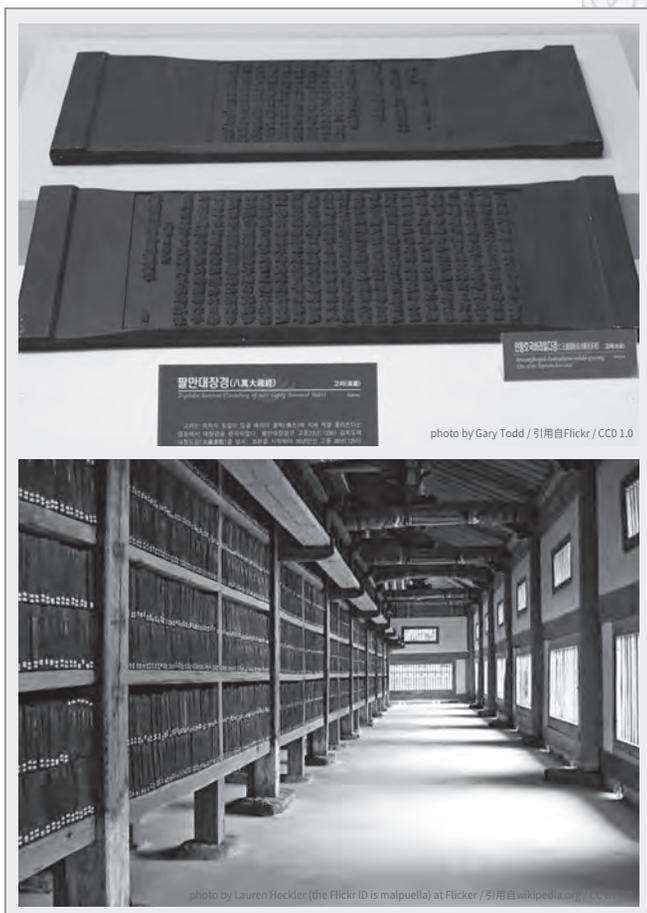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在文宗到宣宗期間，因契丹版藏經傳入，讓高麗興起了續刻藏經的需求，後由祐世僧統義天(文宗四子)，在興王寺創設教藏都監，主持此次續雕。

這兩種雕本板木，後皆藏於八公山符仁寺中，作為保護國家安寧的法寶。但於高宗19年(1232年)時，遭蒙古軍隊破壞。因此在高宗年間，即重興雕藏事業以祈求國家平安，如〈大藏刻板君臣祈告文〉中說：「然則大藏一也、先後雕鏤一也、君臣同願亦一也，何獨於彼時丹兵自退，而今達旦不爾耶？但在諸佛多天鑑之何如耳。苟至誠所發，無愧前朝，則伏願諸佛聖賢三十三天，諒懇迫之祈、借神通之力，使頑戎醜俗，斂蹤遠遁，無復蹈我封疆。」

此外，當時亦舉辦過稱為「藏經道場」的法會，《高麗史》顯宗20年(1029年)條中，首次記載「設藏經道場於會慶殿，飯僧一萬于毬庭」。其具體內容，根據鄭知常〈轉大藏經道場疏〉(《東文選》卷110)中說，是「自今月某日起始，約幾日夜開設精嚴道場，供養本師釋迦文佛為首一會聖賢，兼請名師轉讀《大藏經》殊勝功德者」，可知就如同現在的《大藏經》持誦法會一般。

高宗時，再雕本《高麗藏》的板木，最初存放於京城西門外的《大藏經》板堂，後來移入禪源寺，進入朝鮮王朝(1392~1910)後，移置慶尚北道伽耶山的海印寺保存至今，由於經板總數達8萬多塊，因此又稱「八萬《大藏經》」，且是現存最早的《大藏經》版。

此外，《高麗藏》再雕本刻印時，僧人守其曾主持校勘作業，著有《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》3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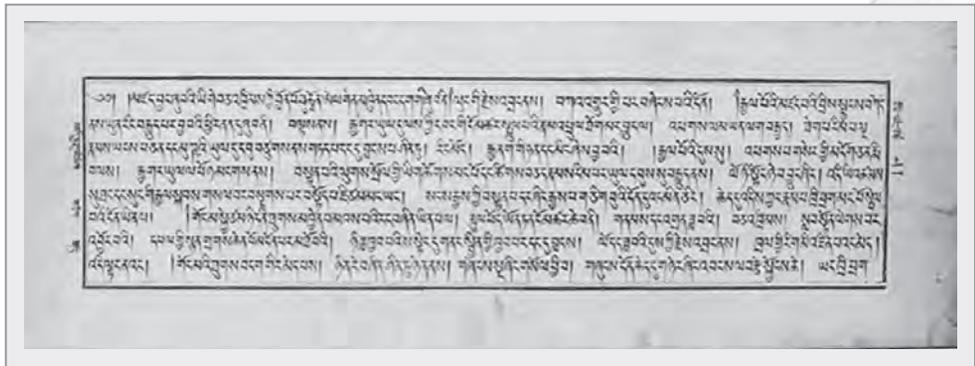
上：於韓國戰爭紀念館展示的《高麗藏》木雕經版
下：韓國海印寺收藏的「八萬大藏經」木雕經版

卷，內容詳細記錄他比對《開寶藏》《契丹藏》和《高麗藏》舊本後，得知的舛誤之處。因而此再雕《高麗藏》，後世盛譽為善本。

《甘珠爾》與《丹珠爾》之謎——解開西藏藏經雲霧

西元7世紀中葉，西藏國王「松贊甘布」從尼泊爾和中國引入佛教。自此，陸續藏譯梵文經典。經後人統計，藏傳佛教譯師有350人之多，譯出4千餘部典籍。

既然這麼多譯師著手翻譯，自有經典目錄問世。西元9世紀開始，三本目錄依序出現：西藏旁塘寺（འཕམ་ཐང་ག་



康熙版《甘珠爾》

མེད་ཀྱི་ཞུག་ལག་ཁང་།) 的〈旁塘目錄〉（དཀར་མག་འཕམ་ཐང་མ།）、東塘鄧噶宮（མོང་ཐང་ཐུག་དཀར་གྱི་ཐང་།）的〈鄧噶目錄〉（དཀར་མག་ཐུག་དཀར་མ།）、桑耶欽普寺（བསམ་ཡས་མཚམས་བླ།）的〈欽普目錄〉（དཀར་མག་མཚམས་བླ་མ།），此為藏傳佛教經典三大著名目錄。

至西元14世紀左右，布頓大師（1290~1364，西藏佛教界名師與著名歷史學家）採用新式藏經分類法，如下：

- 一、《甘珠爾》（བཀའ་འབྲུ་ས།）：主要收錄佛陀親口宣說的經典，內容包含律部、般若部、華嚴部、寶積部、經部、祕密部等諸多典籍。
- 二、《丹珠爾》（བཞུན་འབྲུ་ས།）：主要收錄印度祖師論著，包含教語、注釋書、密教儀軌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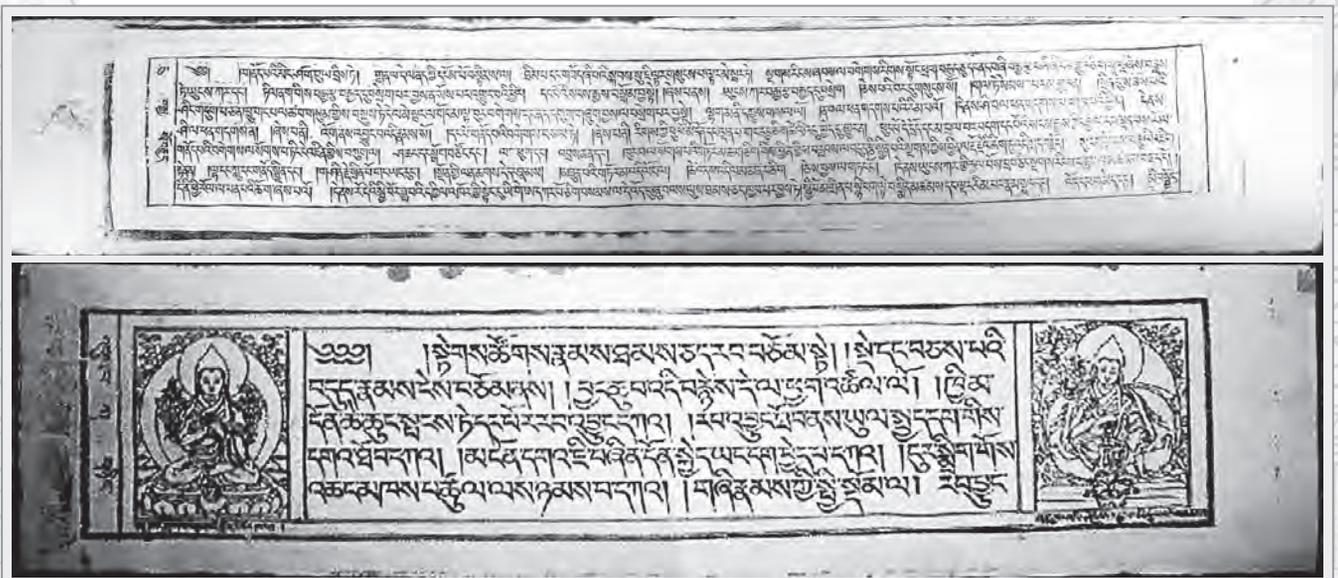
「甘」（བཀའ།）字意為經典，「丹」（བཞུན།）字意為論著，「珠爾」（འབྲུ་ས།）意為翻譯本。

此後藏經陸續問世，下文按問世的西元年依序排列：

- (1) 蔡巴版：西元1334年，經蔡巴衰噶多吉等施主出資，由布頓大師等校

訂、彙編而成，史稱「蔡巴版」或「納塘舊版」。共有《甘珠爾》103函，《丹珠爾》215函。

- (2) 漢版：1410年，明朝在北京用銅板印刷《甘珠爾》，共106函，史稱「漢版」或「永樂藏」。
- (3) 麗江版：1621年，麗江納西王索朗繞登為首，歷時13年完成一部《甘珠爾》的木刻工作，史稱「麗江藏」。
- (4) 康熙版：1683年，康熙皇帝在北京組織學者編纂、印刷《甘珠爾》106函，《丹珠爾》224函，史稱「康熙版」或「北京藏」。
- (5) 雍正版：1724年，由雍正帝主持印刷，史稱「雍正版」。
- (6) 乾隆版：1737年，由乾隆帝主持印刷，史稱「乾隆版」。連同康熙版及雍正版，藏人都稱為「漢版」《甘珠爾》。
- (7) 卓尼版：1721年，甘肅卓尼王為首，歷經30年完成《甘珠爾》刻印(木刻)，史稱「卓尼版」。
- (8) 德格版：1729年，德格王「卻季登巴澤仁」(明清時期在西藏康區德格一帶之世襲官爵)，歷經16年，完成《甘珠爾》100函和《丹珠爾》224函木刻版，藏人認為此是最完整的版本，史稱「德格版」。
- (9) 納塘版：1730年，七世達賴格桑嘉措(1708~1757)組織學者以先前藏經為



上圖：德格版《大藏經》 下圖：拉薩版《甘珠爾》

底本，歷經20餘年，完成《甘珠爾》和《丹珠爾》，存放納塘寺中，史稱「納塘新版」。

(10) 拉薩版：由第十三世達賴喇嘛(1876~1993)開版，廣泛收錄藏區內所有佛經，印刷成為《甘珠爾》，比以往增錄4000多卷，史稱「拉薩版」。

未標注實際年份的藏經如下：

(1) 里塘版：出於「勤優」地區，而後在1908年被銷毀。

(2) 傑昆彭版：出於甘肅昆彭寺，經版已散佚。

(3) 卻姆陀版：經版已散佚。

中國與西藏藏經最大差異處在於，漢藏將中國祖師著作收錄，而藏藏則是將藏地祖師論著，以個人為單位集結為松繡(གསུམ་འཕེལ་པ།)，意譯為「文集」，舉如：格魯派鼻祖宗喀巴大師著作文集共有18函，其弟子賈曹杰大師文集有8函等。

宮廷製作的佛經——康熙泥金寫本《藏文龍藏經》

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《龍藏經》，全名「泥金寫本《藏文龍藏經》」，由清聖祖康熙皇帝，奉祖母孝莊太皇太后(野史、小說中稱孝莊皇太后為「大玉兒」)之命所修造。由於是皇家製造，故而稱為「龍」藏經，是現存年代最久、保存最完善的中國宮廷製作的藏文《大藏經》。

這部藏傳佛教法典，是清內府第一部泥金寫本藏文「甘珠爾經」(亦即是佛陀所宣說的話語)。緣起是崇信佛法的孝莊太皇太后，得知宮廷庫房裡有部明代遺留下來的藏文抄寫《大藏經》，因年代較久，破損較多，特命康熙皇帝派人重新繕抄，在康熙8年



《慧炬雜誌》同仁暨藝苑精華主筆陳清香教授(左二)一行人，拜訪龍岡數位文化趙鈞震董事長(左三)

(1669) 全部製作完成，費時約兩年的時間。

《龍藏經》的內容包括：祕密、般若、寶積、華嚴、諸經、戒律等六大部，收有1057種釋迦牟尼佛所說的顯密經典，在各版本「甘珠爾經」中屬最多的一種。它的藏文書寫端正，泥金成色飽滿，裝幀嚴謹莊嚴，圖像精緻華美，呈現出皇家恭敬法寶的氣派。製作《龍藏經》的人力分為僧、俗二班，僧班有171位寫經法師，俗班由內務府掌管，負責僧眾的食、住、物資、安全等事宜。

《龍藏經》共有108函，象徵能對治眾生108種煩惱，每函均有四片護經板保護。經文雙面書寫於長87.5公分、寬33公分的經葉上——厚棉紙經十數道工序漂染而成深藍色的「磁青箋」。由內到外裝幀包裹的配件多達六層，《龍藏經》護經板上共彩繪756尊諸佛造像，鑲嵌1萬4千顆寶石，再以黃、紅、綠、藍、白五色絲繡經簾保護，每函並有書衣及五色網經繩包裹。由前述可知，這部《龍藏經》是康熙皇帝突破人力、耗費物財等各方面困難才得以完成。

上世紀60年代，因歐、美學術單位和佛教界等人士，希望故宮博物院能將《龍藏經》複製出版，並讓普羅大眾有機會可以一窺堂奧。在眾人殷殷期盼下，故宮終於在2008年1月26日授權予龍岡數位文化執行複製印刷的任務。

龍岡數位文化成立至今已42年，董事長趙鈞震居士20多年前在一間知名的大寺廟，看到一大卡車的佛經被載走燒掉，感嘆台灣人的善心變成垃圾。為了避免結緣的經書乏人問津，不但造成資源浪費，及燒毀後製造空氣污染，他便極力推動「精緻佛經之美」，讓信眾發願印製的佛經，都能讓人產生恭敬心，進而典藏。因此，龍岡在2008年獲得故宮授權複製印行《龍藏經》後，趙董事長走遍半個地球，尋覓適合複製《龍藏經》的材料——封面採用荷蘭生產的漆布，其內含有紙



龍岡數位文化製作故宮授權的《龍藏經》，隨書並贈送德國板材組合型書櫃

板，是一體成形乾燥、穩定、經過防蟲處理的荷蘭製厚紙板；蝴蝶頁是義大利的朵莉黑卡紙；油墨是德國的礦石原料所做；紙張是與《龍藏經》原件相近的120磅長纖維黑卡紙，可保存幾百年，並使用抗氧化防紫外線的金色絹印。趙董事長表示複製這部《龍藏經》，最主要是希望能夠長期保存法寶，而複製後的規格為正八開（26×35公分），共計111冊——包含檢索1冊、彩色圖像集成2冊、經文108冊，複製好的檔案已交給故宮數位典藏之用。

《大藏經》現有的中文版約有5、60種，每一種佛說的經文不超過700部，但《龍藏經》佛說（甘珠爾）就有1057部。換句話說，有400多部佛說經典在之前未譯成中文，因此這部《龍藏經》的複製出版便顯得彌足珍貴。

學術聖典——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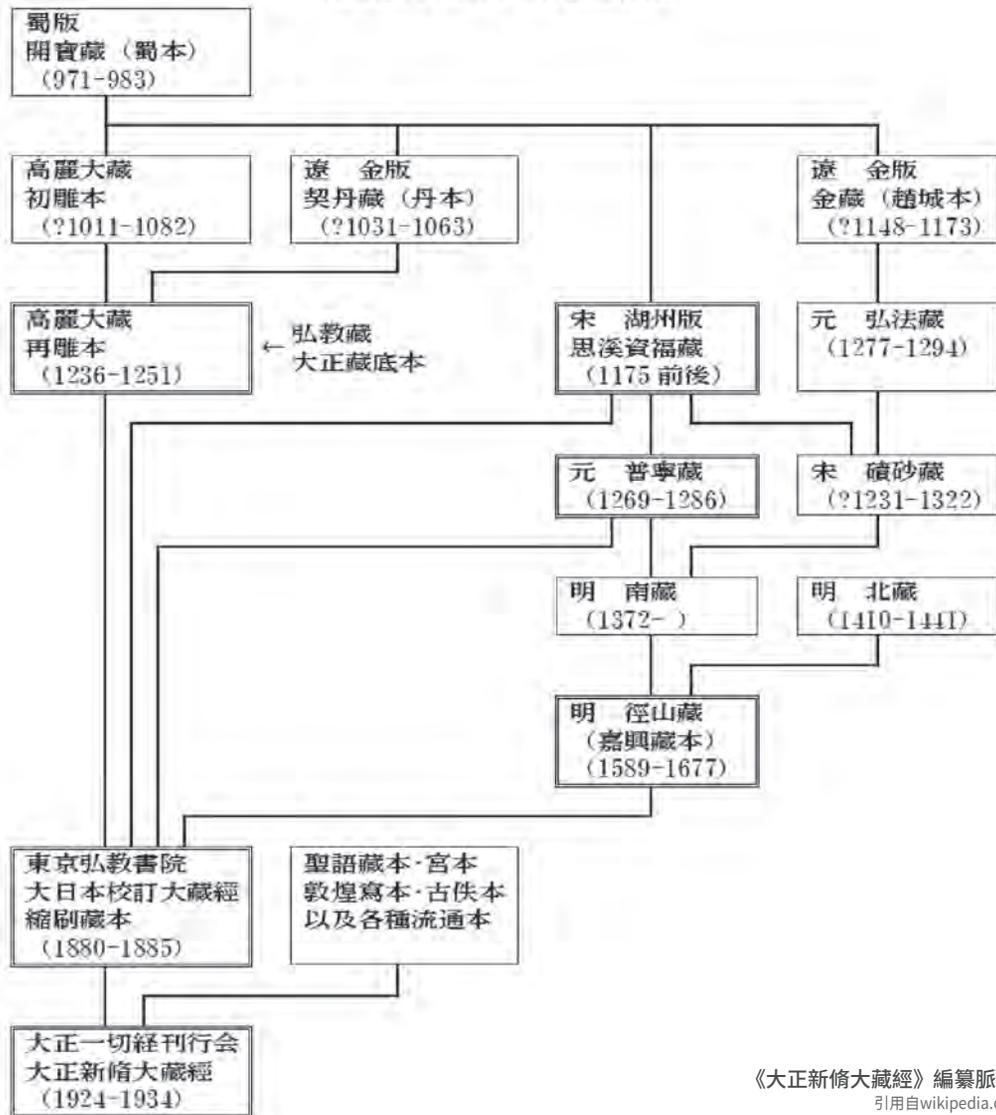
自《開寶藏》起，中國歷代所製作的《大藏經》版本不下20種。然而現在我們最常利用的《大藏經》版本，並非其中的任何一版，而是由日本所編輯完成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。自其問世至今80多年來，利用率之廣、影響之大，都是其他版本所無法比擬。認識這一版藏經的編輯方式與歷史背景，能夠讓我們更加理解近代佛教學術如何成立。

日本近代佛學的成立，有賴於明治維新後，至英國、德國等西方國家留學者。他們在回國後，以其在國外所學習到的學術思想，特別是比較宗教學及梵文、巴利文等佛典原文知識，加上著重客觀及實證的學術方法論，慢慢影響日本原先宗派意識濃厚的研究風氣。並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，帶起一股整理、研究傳統佛教文獻的潮流。

《大正藏》的編修，即是在此歷史脈絡下開展，因此體現了《大藏經》編纂從著重宗教性向標榜學術性的演變。

本版是由當時著名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、渡邊海旭與小野玄妙主編，集結當時眾多佛學研究者進行校訂作業。從大正11年（1922年）至昭和9年（1934年）為止，費時13年乃告完成。其全藏總數達100冊，主要區分為（1）正藏部分（第1～55冊）：內容包含傳統漢文《大藏經》所收錄的印度譯典與中國著述；（2）續藏部分：

大藏經刊本系列（主要なもの）



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編纂脈絡
引用自wikipedia.org

第56~84冊，主要收錄日本佛教著述，第85冊則收錄包含新發現的敦煌寫經等古佚佛典。除文獻之外，更包含12冊圖像與3冊藏經目錄總集。

《大正藏》主要依據的底本，即是前面介紹過的再雕本《高麗藏》。此外更重視蒐集日本寺院及大學收藏的珍貴寫本、刊本，務使網羅無遺；並收錄許多在中國已失傳、但於日本或韓國仍有留存，諸如三論、天台及華嚴等各宗祖師的重要著述。因《大正藏》的收錄，而使這些著作重新被發掘，對中國佛教研究的影響，可說十分深遠。⑨

2019年慧炬 大學院校佛學論文 及文學創作獎學金



一、緣起

本社為秉承創辦人周宣德老居士接引知識青年學佛，培養青年正知正見及通達教理之宏願，特設「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及文學創作獎學金」，鼓勵大專青年研讀佛學書籍，並撰寫學術論文、佛教文學創作或讀書心得，申請人得依照下列規定提出申請。

二、申請資格

- (一) 國內外公私立大學院校及研究所(含佛學院及佛研所)在學學生，前一學年(含上、下學期)學業成績平均75分以上、德行成績乙等以上，並依本社所規定各組題目提出論文作品、文學創作或心得報告。
- (二) 每人每年得任選一組申請，連續三年獲獎者，第四年則不得申請。
- (三) 大學、研究所學生皆可申請「創作組」與「心得組」，唯「研究所組」僅限研究所學生申請。
- (四) **加分選項**：申請人經由大學院校佛學社團指導老師與社長推薦者，優予錄取。

三、徵文組別及獎勵辦法內容說明

徵文內容				獎勵辦法			
組別	主題	書寫體例	字數(字)	獎狀	獎學金金額(元)		
					首獎	優選	佳作
研究所組	1. 佛教經論與文獻研究，或任何與佛教相關之議題	學術論文	10,000 ~ 20,000 字 (含摘要、附錄及注腳等全文)	乙紙	20,000	15,000	10,000
	2. 「佛教青年的見地與修道」相關議題。請參考【備註一】						
創作組	任何與佛教相關之主題，依書寫體例創作	散文、雜文、 論說文	3,000 ~ 4,000 字	乙紙	10,000	8,000	6,000
心得組	讀書心得寫作	散文、雜文	4,000 ~ 5,000 字	乙紙	10,000	8,000	6,000
	參加佛學社團心得與經驗分享	散文、雜文	4,000 ~ 5,000 字				

【備註一】研究所組徵文主題「佛教青年的見地與修道」，請參考下列子題撰寫，題目可自行擬定。

1. 學佛青年的實修經驗研究
2. 校園學佛風氣之觀察探討
3. 大專學佛運動的未來展望

【備註二】各組錄取名額：首獎1名、優選5名、佳作數名

【備註三】心得組「讀書心得寫作」，請就下列書目任選一本閱讀

1. 般若心經的生活觀 / 作者：星雲大師 / 出版社：佛光
2. 超越時空的幸福：航運鉅子沈家禎博士給現代人的13堂課 / 作者：沈家禎 / 出版社：慧炬
3. 密勒日巴尊者傳 / 作者：張澄基 / 出版社：慧炬
4. 為什麼不這樣想？：大寶法王給迷惑世代的12堂課 / 作者：第十七世大寶法王鄭金欽列多傑 / 出版社：眾生

四、研究所組論文發表

本年度將舉辦論文發表會。凡投稿研究所組獲得首獎及優選者，皆可參與論文發表會。

收件日期：自2019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(以郵戳為憑)。

【投稿格式、評審辦法等相關細則，請參閱慧炬官網 www.towisdom.org.tw】

{主辦} 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

{地址} 10656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{洽詢} (02)2707-5802 分機202 活動組

{網站} www.towisdom.org.tw {信箱} tow.wisdom@msa.hinet.net {臉書} www.facebook.com/towisdom

